

# 徒囚

著方十張

行印社版必館立

833.

LX/19

# 徒 囚

每冊實價三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張

十

方

發行人

湯

灝

發行者

立體

出

版

社

桂林東華路廿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經售者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出版

「達達……」金盛利貞這個狡猾的傢伙，在用指頭敲着那扇鐵皮門上裝着的小木窗。金盛利貞，三十歲左右的小伙子，頭髮梳得雪亮，穿了一件黑紗和服，做作出來的奸笑會像劍一般刺着人的感官。他是一名兇惡狡猾的「刑事」。(註一)。

鐵皮門被關得嚴緊，門的橫額嵌着一盞明亮的電燈，下面是一塊橫的小木牌。藉着電燈的亮光，「留置場」(註二)三個大字，便非常明晰地映入我的眼裏。

神經有點昏小糊塗，不知是爲了懼怕或是憤怒。腦的機構失去了運用思考的本能，我似乎

(註一) 候衣警察。

(註二) 拘留所。

已將一切交給命運之神了。

帶着沙沙的推擠聲，鐵皮門上的小木窗閃到側邊，空出一個穹窿。而這個空白，立刻給一個滿臉橫肉有着鼠一般的眼神和一小塊仁丹鬍子的面孔堵塞住了。鼠一般的眼睛望一望金盛，再望一望我，然後「咕嚕」一聲與金盛交談起來。不久，「察察」地，鐵皮門有一半被推到側邊，留出了一條足容一個人的軀體進去的空隙。金盛那傢伙沒有進去，閃在一旁。這樣，我便與那條空隙恰恰打一個照面。地獄在向我伸開兩手，我明白我得投入它的懷抱中。依照我那時不大清晰的記憶，好像並沒有由於他們的叱喝，我就不自覺地跨了進去。接着，鐵皮門重復被推上，把金盛最後所說的「支那人」這幾個字的尾巴關進甬道中。

一條窄長的甬道，像是要向無涯的黑暗的原野延展開去。兩旁隔着適當的距離，有着好幾扇上半截裝着鐵柵欄的門，像一匹匹的巨獸，張開的血盤大口，在等待食料。

甬道的中段，靠在門與門之間的一片牆壁旁，放着一張方桌子，牆壁上還架着一排小木櫥，一盞白亮的電燈，吊掛在方桌的上面，把這一大段甬道，照耀得頗為清楚。桌旁坐着一位穿白色警察制服的看守，而剛才開門的那個同樣服裝的看守，這時也站到桌旁。我是站在桌角，至於我

怎麼會站到那裏的呢？也不大記得清了。總之，每一位進來的犯人，他一定會很自然地跑到那裏。我心裏有點混亂，然而，又像並不怎麼怕。怕什麼呢？隨它去。

坐着的看守用不很清晰的聲調向我發問，像一匹蠢而狠的動物的低聲怒哼。他的這種說話的方式，使我不了解他發出來的聲音中所具有的意義，但也許一半是因為我對日本話的聽覺不十分到家。然而，他的姿勢與乎桌子上的物品，使我了解他的慾求。他右手拿住一枝毛筆，眼睛望住我的嘴巴，桌上有一本翻開的簿子，一面是空白的，還有一面寫着一個人的姓名、年齡、職業、住處……這是多麼的明顯呀，他還不是要我的姓名籍貫也寫在簿上？於是，我便開始試着用不大流利的日本話說出我的國籍、國籍之姓、姓名。說到姓名，他再也沒有辦法聽得懂了，他注意聽我說出來的音波，可是他的手停止動作，他沒有辦法將我說出來的聲音變為紙上的黑字。這樣下去，究竟不是辦法。於是我用手作手勢表示叫他將筆給我自己寫，他同意了，這一步手續就很快地完結。

這之後，站着的看守開始動手。他叫我把和服的黑紗束腰帶解下來，把衣服脫下來，只留着一條短褲。他察看了一遍，再命我將和服穿好，可是束腰帶却被留下了。木屐也被留下。這樣，除了

一件白紗的和服與乎一條短褲外，我真變得一身外別無長物。

我心裏到那時却像頗有點坦然。他們要怎樣將我處置呢？總之，我是踏入地獄中，我漸漸與死神接近了。這時我簡直變得無所懼怕，也許可以說神經已不知理會到懼怕。

我站着的看守從桌子的地櫃裏拿出一串鑰匙，跪近靠在桌子左邊的鐵柵門，開了鎖，將門推開了半邊，指着要我進去。我默然地跨進去，於是我接觸到一幅地獄的景色。

這不是一間長方形的小房，長約一丈半，寬約七尺，高却有兩丈多。頂上是白中帶黃的天花板，安在正中的一盞光度不强亦不甚弱的電燈，靜靜地在散發出淺黃的光彩。藉着它的淡黃的光彩，可以看得出室內的全部情形：左右兩旁是兩堵發出灰黑色的水門汀牆壁，一直向上伸延，與頂上的天花板密接起來，沒有留得半點空隙。後面一堵同樣的水門汀牆的上部，開得有一面兩方尺寬的窗。窗面除了橫貫着一根根粗大的鐵條外，還張上一層鐵絲網，使得窗的作用無法充分發揮。地下舖着一層地板，地板上攤着幾張破爛的草蓆，上面並排地一共睡了四個人。雖然時間已是九月初，可是東京九月初的天氣仍然悶熱得可怕。因此，這四個人將一條灰黑色的破氈子，堆在身旁僅餘的空隙上。他們睡熟了，而且睡得像頗爲安靜。他們並排地躺着，恰恰將整個監

房填得滿滿，我再也沒有辦法打橫地躺得下我的軀體。

然而，他們大概身體並不怎麼長。他們躺着，把頭靠近右邊的牆壁，於是在左邊，在他們的腳與牆壁之間，便留出一長條空隙來。過度的疲乏使我將就地坐下，終於躺下了。

一陣陣難聞的惡臭，從四面八方向我的鼻孔進攻，我無法辨別而也無法形容這是一種怎樣的惡臭。它不單刺戟我的鼻孔，它甚且刺進我的內心：它該是汗臭，人體臭，炭酸氣，用過十幾年的草蓆破氈所發出來的臭味的總和吧。一陣噁心，我幾乎要吐出來。終於，我努力地忍下去，頭有點發暈。

不久，躺在靠近鐵柵門邊的囚犯醒了，他爬起來，爬到左邊牆壁的角落裏，將一個橢圓形的鐵器的破鐵蓋揭開，將身體靠近一點，在小便。接着一種劇烈的刺鼻的新臭味，在房內更利害地飄盪巡行。

藉着燈光，我可以更清楚一點辨別出這個囚犯的顏面：長長的黑壓壓的鬚鬚，蓋滿了雙頰，佈滿在嘴邊；頭髮是約莫有兩個月沒有剪修過，年紀大概四十歲光景。一雙一看就使人得到一種狡猾的印象的斜眼，生在瘦削的面孔上，特別觸目。看到我是那麼的侷促屈躺在他們的腳底

下，於患難中，人類的同情心使他叫醒了。躺臥在裏邊的兩個青年人，勉強地給我讓出僅可以容納得下一個人的軀體，那麼寬的空隙。我於是改爲躺在兩邊砌着人肉的空隙中，屈着我的手臂，枕住後腦。這樣，祇祇算從人的腳掌所發出的特有的臭氣內，被超度出來，可是人體的汗酸以及一種無法形容的惡臭，仍然籠罩住我的全身。離我的腳下不遠，就放着那個小便用的鐵器。

炎暑的天氣，再加上人體所發出來的溫度，支號子裏好像火爐，我的汗急速度在滴流，將我的薄紗和服都滲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奇怪，我的腦神經不單沒有迷糊過去，相反的，它好像更加興奮，更加清明。

後腦枕在屈曲的左臂上，眼睛望住天花板正中的電燈，過去的一切，變成回憶在我的腦幕上，映演出來：起先亡故的慈母，辛苦努力在工作着的哥哥，一直就在希望見到我的芳妹以及一切的親屬友人的面影；接着是過去的生活，艱難困苦的童年，黃金時代的中學生生活，賣文爲生的流浪生涯，終於從美麗的故都流浪到國外的孤島上。我爲什麼會跑到這裏來呢？不是自投羅網？我又爲什麼不早些歸去？難道我終將死在敵國的「帝都」的地獄中？難道我就永遠不能夠再見到我那美麗崇高的祖國……？



我踏進地獄之門，是在下午十一點左右。躺下了，紛亂的思潮使我一直就無法合眼。鐵柵門外甬道中看守的辦公桌旁掛着一個小掛鐘，我聽着它清脆地從一點敲到四點。正當我由於過度的胡思亂想，因而使腦神經有點脹痛，不由得昏昏入睡的當兒，一片「起起……」的吶喝聲混雜着同號子難友的急速爬起的動作，將我喚醒。我本能地隨着他們站起來，這時鐵柵門外的小掛鐘，清脆地敲了五下。

難友們紛紛將破舊發臭的毛氈疊起，再將破碎的草蓆一張張捲好靠在牆壁上放着。這時，看守將鐵門開了，祇由一位囚犯把疊好的破氈抱出去，放到正對住廁所的貯物室裏。當他再回到號子來時，鐵門便再度關上。

接着，甬道中出現兩位頭髮密而長的犯人，手裏挽着一個盛水的鉛桶，在鐵柵門外往來走動。鐵門下部一扇五方寸左右的小門開了，從小門被拋進幾塊濕淋淋的抹布。號子裏的犯人，各人都拾起一張抹布用力地揩擦地板和水門汀的牆壁，我也照樣在學着做。揩抹完畢，抹布從小門遞出去，小門便又重被關上。

不久，鐵柵門開了，號子裏五個人便魚貫出去，其中一個手裏捧着小便用的那個橢圓形的

在號子內，大家都赤足，連襪也不許着。號子門口散亂地放着好幾雙木屐草履，它們於樣式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當穿着的時候，你得用大腳指縫叉住屐前的布帶。它們是供全個留置場的囚犯們公用的，因為每次放囚犯到外面洗臉或大小便，都以一個號子爲單位，於是這幾雙木屐，便輪流地從第一號監房放到第六號監房的門口。

洗臉的所在是甬道盡頭左邊一個不滿一方丈的小房間，其中包含着廁所的設備。惡臭瀰漫在房內，刺戟得我的感官頗感難受。五個人一踏進去，已將整個小房間塞得滿滿了。他們用最迅速的動作大小便，洗臉，但大小便和洗臉的地方，其闊度僅足以容納一個人。於是其餘的人，祇好站着等待。我在等待着小便；及至輪到我洗臉的時候，已是最末後的一個。我正在用那塊小得可憐的汗手帕，胡亂地揩拭着面孔，一聲兇惡的喝罵，已經從門口突破了充滿惡臭的空氣衝到我的耳中。我趕忙抬起頭來，眼睛突睜得圓鼓鼓的，看守的一副兇狠的面孔，使我陡地駭了一跳。定神一看，洗臉室內祇剩着我一個了。再也沒有餘暇給我躊躇，我轉過身來，用迅速的步伐，跨回號子裏。看守的叱罵，跟在後面。當我一隻腳跨進號子的門階，鐵柵門已經追着我另一隻還沒有

縮進去的腳發出一聲巨大的音響闖上了。我的小腿着了一下沉重的碰擊，號子裏有兩三副嘲笑的眼光望我一眼。

掛鐘敲了七下，留置場的大鐵門發出「卡隆」的音響，開閉了一次。號子裏一個三十歲上下的難友低聲地自言自語說：「吃飯啦。」

鐵柵門下部的那扇小門（似乎說小洞還來得恰當）被從外面張開了，一名別個號子的難友的面孔出現在柵欄外，他用眼光向號子裏探看一週，在點算着人的數目。於是，五雙竹篾從小洞口伸進來，接着是五盒「辨當」（註一），還有五個小木碗盛着半碗「味噌」湯，這就是我們每人一份的早餐。「辨當」一半盛着米飯，份量約等於一滿碗；空着的一邊，放了幾片鹹蘿蔔。味噌湯泛出淡黃色，裏面除了滲和一點醬滓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什麼。

（註一）用木盒盛着供一個人吃的飯肴。

這時，人們都聚集在門旁，跪坐在地板上，像久已粒米不進的叫化子在等待着難得的施捨一般。「辨當」一到他們的手中，迅速的動作便告開始。我仍然平坐在地板上，拿起我應得的一盒來，正想試着嘗味一下，旁邊一位難友立刻警告我，他低聲說，吃飯的時候應當跪坐着，不然就會受到看守的叱罵。爲什麼呢？然而我知道，地獄中是不會存在「理由」的。一個失去自由的人，更談不到「理由」。

我用竹筷挑了一團飯送入口中，粗澀的滋味使我沒有辦法咽下去。終於，我將木盒放下，我從跪坐的姿勢改爲盤坐。旁邊那位三十多歲的難友在低聲勸我：

「那不成呀，不吃，你會瘦弱下去的。」他說，用手在臉上比一比。

「我實在吃不下去。」

「吃不下也得勉強吃一點呀。」

可是我終於沒有聽他的勸告，剩下來的「辨當」就由他和一位四十多歲的難友分吃了。早飯吃好，號子裏的人都隔着相等的距離盤膝端坐，本來他們是四名，大概每人坐的處所是由於習慣而固定了，左邊靠門口的角落就是那位三十多歲的肥壯漢子靠裏牆的角落是一

個穿靴脚西裝二十多歲的瘦個子；右邊靠門的角落是一位四十多歲鬚鬢滿頰的，而靠裏牆角落則坐着一個肥頭胖耳十六七歲的少年。我爲了與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於是祇好在右面靠牆的中央，盤坐下來。

一個整晚的失眠，使我的眼睛疲乏到了極頂。悶坐着，很自然地會打盹，眼睛閉上，頭像波浪洶湧中的小艇，搖呀搖的。猛地裏一聲霹靂般的叱喝聲，衝入我的耳膜，我被驚醒了，睜開眼來，一副兇惡得要吃人的野獸般的臉孔出現在鐵門的柵欄外，一對突出來的眼睛正在向我射過來。一道會使人打寒噤的眼光。叱喝的罵聲還從嘴裏噴出，坐近左邊角落裏的那位難友，替我向看守求情。他說我是新來的，不懂裏面的規矩。等到看守悻悻地踱開，他才低聲向我說，監房裏的規則，整個白天犯人祇許盤膝端坐在地板上，不准站起，不准躺下，甚且不准將腿伸直，不准坐着打盹。乘機，他更在好奇地向我探問我被捕的原因。

我從踏進地獄直到這時，我一直就像一個啞巴，沒有發過一點聲音。我心裏在想，戰爭也許會使兩國的人民變爲仇敵。平日飽受軍閥麻醉的他們，一旦知道我是中國人，會不會對我有什麼不利呢？或者至少會不會對我有什麼隔膜或敵視呢？我不能說話，我的聲音會使他們知道我是

異國人。

然而，那三十多歲的人毫不放鬆他的追問。外表上可以看得出，那是一個好管閑事而又頗為爽快親切的人。見我不回答，他再一次提出他的問題。他的動作引起同號子每一雙帶着好奇的色澤的眼光集中到我的身上；而且坐在我右手那邊角落的那個胖頭肥臉的少年人，也向我的身旁挪近了一點，低聲而又天真地告訴我，假如我說話的聲音低一點，看守是不會聽到的。他說，假如我懼怕說話時聲音會給看守聽到，那麼，我儘可以用指頭在地板上寫着回答他們的問話。

這却使我有點爲難了。我想，終久是沒法瞞住他們的，於是我祇好用指頭在地板上劃：「我是中國留學生。」再劃：「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被捕進來。」

這一劃，却更增加他們的好奇。驚訝的表情爬上他們的顏面，但完全沒有仇視和憎恨。

接着是一大串的問題：到日本有多久？住在那裏？在什麼學校讀書？爲什麼被捕進來？家裏還有什麼人？想念家鄉不……

我約略將問題回答過後，那位三十多歲的粗壯漢子向我分別地介紹同號子的人。他自己

的名字是松本正雄，三十五歲，被捕的原因是偷竊，關進去已經四十三天；胖少年叫澀井二郎，十七歲，洗衣店學徒，被捕原因也是偷竊，關進去已經二十六天；坐在右邊靠門角落那滿臉鬍鬚的，叫村田武夫，四十三歲，被捕的原因也是偷竊，關進去的時候最長，已經有五十八天了；還有那個穿盤脚西裝的瘦個子青年人，叫倉田進，二十八歲，野雞汽車司機，被捕的原因是酒醉鬥毆，關了三天，因為罪狀最輕，很快就可放出去。

末後，松本向我補充地加以解釋，他說他和村田都經過一個長期間的失業，家裏還有妻和子女，生活迫得他們去那麼做。至於澀井，他說，是因為好吃，偷了東西換了錢，都填到貪饞的嘴裏。

### 三

當天上午九點左右，倉田被釋放了。帶着歡欣的表情，這個瘦削的青年人向同號子的難友們略微打一個臨別的招呼，便隨着看守跨出地獄之門。即使是兩三天失去自由的人，也會以最興奮欣忭的心情去迎接「自由」的。又即使是「自由」剛剛被剝奪了的人，別人之重獲自由，

也會使他感到最大的羨慕。

像死囚的期待特赦一般，「自由」的慾望開始在我的胸中燃燒。我在焦急地期待着。我想，也許自己會立即被釋放的，用不到經過何種方式的審問，因為我實在是無緣無故被捕進來。我想，也許在一向自命爲「文明」國家的「帝都」中，大約不致於毫無緣故地將一個異國的青年學生拘禁起來的吧。

期待在我的胸中煎炙，像一條蛇嚙咬我的心靈。

九點半左右，看守長與警長一般的三四個傢伙，進留置場來作一次點名。點名時是叫着犯人的號碼，到這時，我才知道自己是「十番」(註一)當叫到我的時候，我還得被喚到號子的門口受一次檢查。以後我才知道，舉凡初進來的犯人，除了初進場時得受看守的嚴密檢查外，第一次點名時，還得受一次檢驗。

十點左右，放出號子去小便一次，時間被限制得非常之短。

那麼，且看你們這班狗東西究竟要將我怎樣處置，迫害死一個毫無罪狀的青年人，也算是

頭(註一)第十號。



「帝國」的光榮吧？我坐在地板上這麼想。

快到十一點，留置場鐵門外的一聲「張」，將我從焦急的期待與幻想中喚醒。我知道是叫我，於是應用剛剛一兩個犯人被喚出去時的動作，站起來高聲應了一聲「哈衣」（註二）。號子的鐵柵門開了，我出到甬道中，看守指着掛在門外左側的木板上，一塊寫着「一〇」的小黑牌，叫我將它反轉來掛上，好像小學校裏請假的學生的名牌被掛一個反面一般。

跨出留置場的大鐵門，一副奸狡陰毒的臉孔，在迎接我，它向我發出一絲像野獸捕獵到食料時的得意的奸笑。這一絲奸笑，會使人的毛髮悚然，真使人不敢相信，這麼一副老奸巨猾的臉孔，竟然屬於一個三十歲不滿的青年小伙子。他就是金盛利，昨天親手從「下宿館」（註三）拘我進地獄的刑事。

他用手拍一拍我的肩膀，又是一聲做作出來的奸笑，眼裏放射出一瞥陰毒兇狠的光焰，使我不期然打一個寒噤。

（註二）是一種答應呼喚所習用的聲音，意恩約等於「有」字。

（註三）公寓般的寄宿舍。